九經疑難

九經疑難卷之三

尚書

尚書名義有三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尚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旋機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上書也推此三說其義不同劉子元史通○

尚書為體不一

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于臣下故其所載之書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灾祥顧命專陳喪礼茲亦為例之不一也 劉子元史通

孔安國論六體

孔安國序書以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為六體典即堯典舜典謨即大禹謨臯陶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誥即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是也 孔穎達疏

温公曰帝降為王德散為業其事煩其政察其言致詳典謨不足尽之矣槩不出乎尊德樂道求賢助治也言欲其詳尽也則順理而教之以有訓焉所以言之易行也事欲其周知也則明言而諭之以有誥焉所以使之不疑也誓師以討有罪命人以彰有德是以伊尹之於太甲或訓之以寧乃祖以訓之師古則顯而易遵也訓以祇厥身以事之在我近而易知也祖乙之訓高宗或訓以正厥事所以使之修其在己則事之易行也訓以欽其民所以使之无怨則事之易見也召公作旅獒訓成

王慎德之事周公作元逸訓戒弄勤政之方至上之誠有不至則上有以誥于下仲虺湯誥之告万方大誥之告多方也下之情有不達則下有以誥于上仲虺之告湯祖伊之告受也盤庚浴誥以告迁都酒誥以告元奚酒此告其事也康誥梓材以告康叔此告其人也多方多士康王之誥此告諸侯也召公君奭臣下相告也若夫國有大事以起軍旅訓誥不用而誓戒行焉啓戰有扈湯戰條野武三戰牧野此誓之野也魯宅曲阜而誓於費秦遇而誓於秦此誓之國也嗣后討羲和用上伐下

故易為征此卽其事也武王伐紂須時否也故謂之泰此因其時也人君受命於天人臣受命於君有德可尊則爵命之高宗命傳說穆王命伯景此命有德也有功可記則祿命之平王命文侯此命有功也成王命畢公以周公之事此以道命之也穆王命君牙以司徒之職此以事命之也命微子以承商祀以世不可絕也命蔡仲以繼蔡叔以親不可弛也然成王之治其典尤備於周官三代非无常道也箕子所陳其謨尤詳於洪範三代非无戒謨也然以訓誥誓命為主也唐虞之際德全事

簡君臣賡歌无非訓也巡狩四方无非誥也會師征苗无非誓也九官在位无非命也以典謨為主故也

孔穎達論十躰

説者以書躰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則十矣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臯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二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

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
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
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

孔穎達堯典疏

餘篇不入十例

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
伊尹訓道主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
誥何也取其徙而立助非但録其誥高宗肜日与訓
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
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

也金縢自為一躰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无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与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旣无躰例隨便為文 孔穎達疏

益稷禹貢洪範疑於謨不可言謨高宗肜日旅獒西伯戡黎无逸疑於訓不可言訓梓材盤庚多方微子疑於誥不可言誥嗣征疑於誓不可言誓君陳君牙呂刑疑於命不可言命聖人之言未甞不寓於微妙之意然大倫大法則不過訓誥誓命而

己訓行於上君臣之道正誥行于下上下之志通誓則士卒知畏命則臣下知稟然谷梁曰誓誥不及五帝王制曰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此徒知為言之異不知先王所以赴時

存書五十八篇

虞書五夏書四商書十七周書三十二

亡書三十二篇

虞書六十一夏書六五商書六七周書六九

百篇次序異同

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

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肆拾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録為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孔疏

孔氏所傳古文

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无古文尚書以孔從録書

仍号古文故後人因而題之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
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為今文

伏生所傳今文

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
歐陽和伯三家所傳及後漢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穎
達疏

古今傳授不同

書之所興蓋与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
周四代之典刪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為百篇編而
序之遭秦滅斈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

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不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

依古人闕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先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

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航市得此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正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无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子壁中書之殘闕者故附尚書之末 隋經籍志

孔安國取共王所得書參授伏生二十九篇通五十八篇承詔作傳會巫蠱不行惟自傳於子孫劉歆之說云安國授兒寬兒錯授膠東庸生晉鄭沖得其業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賾

遭乱失其書歷代爲傳後侍中紀瞻傳得其書大

與初始中献之元帝案今文孔所傳者膠東生賈

逵馬融劉歆等盖其書散逸惟傳孔李經文三十

三篇

諸儒傳授異同

案壁内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

十三篇与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五

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

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説命三篇十

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

九蔡叔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无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

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
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
徹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
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
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
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録云五十
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
古文又多十六篇〻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也
劉向作別録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
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

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
不与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
流爲烏是与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四誓
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絶無師説是融亦不
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
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
麓佛迷又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云胤
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黄昭我周王又
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
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

逍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汩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与

孔異篇数並与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李云十六篇逸与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李經文三十三篇故鄭与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李題曰古文尚書篇与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為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賢腸曰憂賢陽劓則劉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注不同也三家之李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〻傳膠東庸生〻傳清河胡常〻傳徐敖〻傳王璜及塗惲〻〻傳河南桑欽至

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李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亢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絶亢傳者至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始子外弟梁柳邉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〻字休預〻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卽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預章内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

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爲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爲然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元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孔頴達疏

大意不離乎中

古者左史記書右史記動書者記言動之史自唐迄周更千餘年聖賢之作其流風善政可傳于後世者具載于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九篇予切以一言

敵之曰中而已堯之咨舜曰天之歷數在尔躬允執其中舜以命禹三聖相授盖一道也貴為天子而以天下与人窮為匹夫而受人以天下其相与授受之際豈不重哉仲虺稱湯曰建中于民箕子為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帝之為帝王之為王率此道也然亦貴乎特中也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〻授禹受而不為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而不為貪為臣而放其君非篡也為弟而誅其兄非逆也書之天倫大要不越是數者聖人安為之而不疑者盖當其可也是故堯典之書為遜舜而作名典言大常也苟當其可雖

以天下与人循以為常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而為之譬之噲之遜白公之争自取滅亡者有之矣或餂之以兵而為忠不忍而為仁皆失是也 楊中立文

書序孔子所作

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无義于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无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

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元遂六十三序者若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十一篇共序其咸又四篇同序其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徂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説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别篇者二十三篇通明居元遂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 孔穎達疏

虞書

堯典

堯典曷謂虞書

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録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録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别録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无尚書之題也孔穎達疏

鄭康成曰舜之美事在堯孔穎達曰舜史所録因曰虞書夫堯典皆述堯行事又若因舊史孔子何用删乎二說未是夫虞書者仲尼删定之筆也若關雎文王之詩係之周公鵲巢先王之詩係之召

公虎牢非鄭邑追而係之鄭以戒晉志彭城已非宋地追而係之宋以抑楚之泰也仲尼言聖人授受之心杜百代纂争之乱以戒尭之遜也尭之遜非受終於文祖之日必先一其天下歸舜之心尒其序有將遜于位作尭典也荀卿曰天下厭然与鄉无異以尭継尭何変之有韓文公曰舜如尭二如舜柳子厚曰尭自忘也舜自係也皆迹此而言之耳 楊績云

舜典

舜典曷為而作

虞舜所居側陋身文微賤堯聞之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已帝位歷試於諸所難為之事史述其事故作

舜典 正義

舜典何以言虞書而堯典何以不言唐書聞之詩曰堯在位堯之書未作堯禪舜二然後有堯之書舜在位舜之書未作舜禪禹然後有舜典之書大抵其書皆出於後世故堯雖在唐而堯則曰虞書至舜典而下當出夏時乃曰虞書非史氏之舊也孔子序正之也春秋之君臣引大禹皐陶謨益稷之言見於左氏傳者皆曰夏書此史氏之舊書也

孔子序舜典而下謂十有五篇之書皆舜一代之制作欲因其舊而為夏書則時事有出於商史者遂曰商書則商時事有出於周史者遂曰周書如此則名代廷易而言不順矣乎故孔子正舜典而下十五篇題以虞書也然則既正舜典為虞書曷不正堯典曰唐書乎蓋堯舜二帝常相終始堯典載舜有鯀在下之言舜典亦言堯聞之聰明相為終始若出一躰故孔子因其舊曰虞書可以无嫌也一因一革聖人无容心焉順乎自然而已矣

梅賾奏續舜典

元帝時豫章内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中亡中
亡一篇乃取王肅注堯典慎徽五典下分為舜典
一篇以續之

九共九篇亡書

古文共与丘相近故誤傳為共耳即八索九丘按小
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 止稾飫汩作之篇言帝釐下
土與工致治之道及九丘者乃方設居方別生分類
也九州殊土異俗各因其性順其舊而教之每州一
篇也然与巢類營与益類人物与舊故不言十二而
言九也 劉敞云

大禹謨

三謨何不稱典

序曰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言常道也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大禹皐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何也蓋典者帝者之常道謨者人臣之嘉言二典所載皆堯舜所行之事可以為万世法者也至於禹皐陶益稷所載皆一時庿堂之上至誠相与献替之嘉言比於帝者之制固不侔矣以其所手者在言皆稱謨而不稱典也䟽氏以為主論帝德則以典為名其臣下所為随義立稱得之矣

温公曰堯舜之聖其性至仁其道孝悌聰明之德蘊於内温恭之行形於外然猶急於親賢樂於闢善命四岳任百揆立九官咨十二牧而後富民有政導民有教治民有五刑防民有礼樂以成常行之道而書謂之典時也禹稷臯益之徒得君之尊行政之久發忠嘉之論盡為臣之道修六府和三事而地平天成之謀成焉去姦宄服蠻夷而明刑弼教之謀成焉陳舜之事瞽叟贊禹之修六德而班師振旅之謀成焉播奏艱食懋遷有无而粒食乂邦之謀成焉大禹所陳者功也臯陶所陳者言

也功施于一時万世所賴言合于一時万世所師
此謂之謨焉與者君道之尽謨者臣道之尽尽君
臣之道所以能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也

禹謨先序皋陶

皋陶為帝舜陳其謀禹為帝舜陳已成所治水之功
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録其辭作大禹皋陶
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
言皋陶者皋陶之篇皋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
皋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皋陶其此篇以功大為先
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皋陶之言而

禹論益稷在皐陶謨後故後其篇 正義

禹謨何獨稱大

餘文單稱禹而此獨加大者故觧之禹与皐陶同為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皐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皐陶於此獨加大字與皐陶並言故也 正義

禹謨不謂夏書

皐陶邁種德地平天成戒之用休與其殺不辜左傳皆引為夏書葢書之舊從大禹謨而下及仲尼刪之思正万世之法故定禹貢為夏書見禹得天下非受命於神宗之日本於治水之功万世頼其利而天下

知之歸禹之心一爲孔安國謂禹之王以是功者得之
臯陶邁種德德乃降乃虞書之辭莊六年引之以
爲夏書以左氏之富而艶其言浩博非常人所及
不應以虞書爲夏書特附會之誤尒杜氏不知出
此乃因陋就寡指臯陶邁種德二 乃降爲逸書豈
不悖哉且誤引篇目不獨左氏爲然以禮經考之
乃奉咸有一德爲伊誥奉君牙爲君雅其誤益甚
矣而鄭氏之注皆爲發明而是正之其過於預遠
矣然則左氏之誤非左氏之罪也杜預之罪也

臯陶謨

皐陶為帝舜謀

孔安國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不對帝舜故言為帝舜謀将言為帝舜謀故又訓謨為謀以詳其文 正義

益稷

益稷曷不言謨

益稷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為謀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曰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夔謨 正義

觀篇次始終文勢本无益稷之一篇後儒為之尔其文義相連皆帝與禹皐陶之言而不見有益稷

所謨之言也雖下文有暨益暨稷之文亦非常之与言益稷為之謨乃禹稱此二篇尔以是知其舊无有也往往出於後儒以篇次之長而又泥暨益暨稷之文分而目之以益稷也

夏書

禹貢

貢法是禹所制

禹以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為貢也　正義

禹貢惟言地理

孔子觀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則刪為百篇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劉子元史通

辨禹貢為夏書

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之功故以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六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内葢舊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

可知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与此篇皆為理足而畧之也

甘誓

夏啓親征有扈

夏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与戰于甘地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叙其事作甘誓 正義

五子之歌

相顧從輕至甚

史述作歌之由先叙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而辭相連接自爲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 正義

不言弟而言子

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啓之五子太康之弟叙怨作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述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 正義

胤征

命胤侯征羲和

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今乃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不以所掌為意胤國之侯受王命往征之史叙其事作胤征 正義

胤征繼夏書後

其誓顯帝王始變也五子之歌明夏道不繼也胤征示夏王之跡熄也其猶商之後次於西伯戡黎乎商王之跡熄也周書之後次于秦穆之誓乎周王之跡熄也秦穆周之異姓也西伯商之異姓也胤侯夏之

異姓也本支不継則異姓出異姓出本支絶也故夏至嗣侯之征之後无書商至戡黎之後无書周至秦誓之後无書示其本支當継不可使異姓出而絶之鑒戒哉

商書

湯誓

記誓不言誓處

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牧誓費誓皆有序引别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湯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不具故備言之也

伊尹相湯伐桀

叙湯放桀也雖曰義曰權曰救民之塗炭其如桀君也湯臣也聖人大戒後世以臣伐君自此始矣於是求其所以立教之旨然湯聖人也固不可首其惡也已矣伊尹賢也可屈之以伸教焉故書曰伊尹相湯伐桀示移伐君之誚於伊尹也以正万世君臣之大義焉至於武王則不復云

高定七歲讀湯誓問父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爲非道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不能對

仲虺之誥

仲虺勸湯之辭

叅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己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下之事自簡賢輔勢至言足聽聞說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惟王弗邇声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為恶 正義

湯誥

歸亳告示天下

湯既黜夏王之命復歸于亳以代家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作仲虺之下 正義

伊訓

辨論太甲元年

成湯既沒其歲即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 正義

伊訓稱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則太甲繼湯而即位明矣司馬遷何以謂外丙仲壬之而後有太甲謹

按孟子嘗曰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而繼之以太甲則是外丙仲壬立而後有太甲信矣伊訓所稱蓋特序一篇之意以太甲之立而不能思昔成湯之德而顛覆其典刑故序以為成湯既没太甲元年者其意端有在也然則迁之所載与書序不同者信史當以世次為先後程正叔曰湯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太甲得立也太甲又有思慮之資故伊尹立之非謂六年之後太甲方立

太甲

論伊尹放太甲

太甲既立爲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叙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三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惣三篇也 正義

經稱營于桐宮密迩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与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

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不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尚咨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為放也

咸有一德

戒太甲善用臣

太甲既歸于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言已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放太

甲又迎而復之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爲太甲所言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正義

盤庚

盤庚何不言誥

按春秋左氏傳哀公十一年載五子胥引盤庚云盤庚之誥今以書考之上篇則稱王播告之修中篇則稱誕告用亶其有衆下篇則稱告尔百姓於朕志三篇皆誥辭也命篇不以告之爲稱目者王肅謂取其徙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名篇意在斯矣

予讀盤庚三篇周公之誥如在宗廟武庫中觀古

器物莊不之識如登太行之崎嶇鉤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嘆息如夷狄蠻貊窮荒万里之人聽華人之言累数十譯僅乃通未嘗不廢書而驚曰古先王之聖人欺予哉後世之搢紳先生老於文斈者考釋訓詁役馳精誠歷数十年至於白首没齒有不能知之當時人之號召告令於一日之間何自而知之當時斈士大夫借曰知之可也田夫野叟閭巷之徒何自而知之切意三代之民家〻業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識所謂道德仁義之意性命之說典誥之文一聞見而尽識之

非上之人好為聱牙強倔難入之言以驚拂之也
所習素曉也

說命

史分序為三篇

此三篇上篇言夢說始求得而命之中篇說總百官戒王為政下篇王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為學之有益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相對以戒章史分序以為三篇也 正義

疑書出漢之後

說命之書疑出於漢之後也觀孟子舉書曰若藥弗

瞑眩厥疾弗瘳今以說命觀之辭皆然也而趙岐於注乃云書逸篇趙岐猶以說命之書為逸篇則出於漢之後可知

高祖肜日

祖己道義訓王

高宗祭其太祖成湯於肜祭之日有飛雉來升祭之鼎耳而雊鳴其臣祖己以為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脩德政史叙其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二篇 正義

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是祖己之

言並是訓王之事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是訓也
諫與訓事異分為二篇標此為發言之端故以形
日為名下篇揔諫王之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明
也四命相后孔歷其名於伊訓之下别為之傳此
高宗之訓因序為傳不重出名者此以訓王事同
因解文便作傳不為例也正義

西伯戡黎

周人克黎見惡

文王功業稍高王兆浦着殷之朝廷之臣始畏惡周
家所以畏惡之者以周人伐而勝黎邑者也殷臣祖

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必伐殷奔走告受言殷将滅史叙其事作西伯戡黎 正義

微子

微子不言作誥

紂既暴虐无道錯乱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叙其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文也 正義

周書

泰誓

漢時有偽泰誓

尚書遺秦火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与安国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元泰誓矣後得偽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鵰王至以穀俱來李火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

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礼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今文泰誓皆无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挙三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説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

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顒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為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為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周書此非辟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代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為篇名 正義

陸德明釋文曰宣帝太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与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行之

牧誓

与受戰於牧野

武王以兵戎之車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与受戰於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史叙其事 正義

武成

疑其理信其文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 此疑其理也 孔穎達曰此篇叙多事而王言少又首尾不結体裁異於餘篇

不信其文也王介甫云武成一篇讀之不成文疑於征伐
商与底商之罪至天下大定疑當相次天下大定至
其承厥志一簡一次在前底商之罪至天下大定一
簡誤在後耳然多闕厥疑(通)言其餘則寡尤余嘗尤
諸儒之改經尤而効之教乎哉
疑武成之誤者古今之常説也孔穎達曰此篇序
事多而王言少其辭又首尾不結躰裁異於餘篇
無作善義當有其辭今亡其語是言尚未訖簡編
斷絶自漢以來豈惟穎達疑之近世王氏程氏之
徒莫不疑之卒无定論嗚呼書之不幸出於口授

壁藏孔安國定其可知者五十有九篇曰其餘錯
亂摩滅不可復知然則五十九篇既定之後豈元
錯繆也哉蓋亦有之矣夔曰於予擊石拊石之辞
只合在益稷之末而重出於舜典命官之際康誥
之書周公作誥以封康叔而出周公初基作新大
邑於東國洛此文皆錯亂失次也若夫武成之書
則似顛倒錯亂然深究其旨實未嘗錯誤也蓋古
書之體自不同仲虺之誥全載仲虺之言湯誥全
載湯之命伊尹全載伊尹之語至如太甲盤庚之
類皆出一人之旨此其大凡也若堯典則雜記堯

用人之言至於稱堯之德与乃命羲和以下蓋史
官之辭舜典並是史官述舜之為政及命官事禹
貢顧命等並史官記當時之制此又自一體也其
可以一概觀也武王伐紂五書大誓三篇牧誓一
篇皆全載武王誓衆之辭史官無加焉此則仲虺
之誥湯誥伊訓體也惟武成不然武成者武王伐
紂之功已承失其政事之書皆史官記武王征伐
及其歸周所行之事此則堯典舜典顧命之書體
同孔氏乃疑其序事多而王言少體裁異於餘篇
又當如是之疑也且據左氏無作神羞以下皆有

其辭此獨元文何拘之甚邪至王氏則離析其章句以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即繼以乃反商政夫經上言先王之勤勞文王之未集大統武王方承厥志繼以底商之罪此其辭理甚順若其承厥志以下不言伐商罪遂謂反商政則其語无論之甚斈者惟患武成之失次及其離而讀之反以无論可乎然則諸儒所以疑之者何說以所記之日有差故也一日癸巳武王自周伐商不當以繼以四月哉生明既曰既生魄為四月之十六日不當繼以既戊午反是正月之二十八日既先偃武修文

不宜始記禱神与受會于牧野既去祀于周廟命
庶邦冢君不宜始記式商容閭散財發粟所以謂
顛倒斷絶也予謂不然武成一書惟知古人作書
之躰者乃知其无誤也武王既勝商歸豐史官雜
記其事首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
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則記其始往伐商之時也
繼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
文以下此則記其克商還周之時也既述其往又
記其歸此其記事之揔目也即載其命冢君百官
之辞告皇天后土所過山川之言至元作神羞述

武王往伐之時有此言尔述武王之言已尽乃曰
旣戊午師逾孟津此史官卒言其勝商之事尔至
下封墓式閭散財發粟皆謂天下已定行之雖若
不相倫續蓋相雜記其政事元害作書之躰也以
此見旣生魄乃序其帰周之後旣戊午重述其伐
商之時不得以戊午繼四月生魄為疑也李者反
復深思之理可見也或曰孟子之於武成固尽信
之矣豈得無所疑乎曰孟子時疑其仁人伐罪不
至於流血漂杵尔孟子雖疑其理之或非未嘗疑
其文之錯誤後人疑武成當如孟子而後為知書

也

洪範

箕疇不陳于商

書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內之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見其用于夷者明其心在晉也故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夫文之始事商也欲致紂為晉之主而已為康治之侯被錫馬繁庶以盡臣之大節繼箕子者明其有文王之心也紂終不明是以莅衆用晦而已烏得而見哉若夫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一與地

六生水地二與天七生火天三與地八生木地四與天九生金天五與地十生土是謂五行類而章之止于九以尽天地大法聖人事業也蘊于商而陳于周罪紂而賢武也

蘇氏闢漢儒失

洪範之源出于天畀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死後世有孔安國為之注劉向父子為之傳孔穎達為之疏是一聖五賢之心未始不欲人君審其法從其道矣禹与箕子之言經也幽微宏深不可以俄而曉者經之常也然而所審當得其統所從當得其端是故宜

責孔劉輩今求之於其所謂注與傳與疏者而不獲故明其統本其端而欲人君審從之易也夫致治總乎大法立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儻終身驗於氣則於始常道之次靡有不爲然則含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也執其端而御其統古之聖人正如是耳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必從從作乂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

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應矣歆曲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強爲之說故其失寖廣而有五焉今其傳以極之惡福之悠好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歸諸聽極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止此而已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爲遂曲引皇極以足之重皇極非五事匹其不達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弱矣吾

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五福皆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偕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眊增罰以陰此其棰聖人之言以就固謬況眊與蒙無異而陰可兼之而別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吾為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則木不曲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之心非不欲耳蓋五行盡於思

凢以則皇極尚如庶驗增之則雖惷亦推駮焉故離五行五事而為解以蔽其衆其失四也傳之於木其說以為貌矣乃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不及焉自相駮乱其失五也夫九疇之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一箕子陳之盖有深旨矣五事一也庶驗一也驗之肅又哲謀聖一出於五事推之貌言視聽必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綿雖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之非理之自然政其傳必鈎牽板援文致而強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極之所以應

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若是則劉氏之傳惑且強得矣噫傳之法二劉唱之班固志之後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師而効之世之讀者又孰不從而然之是以膠爲一論莫有攷政吾得元言哉蘇文

漢儒災異之孛何其戾經爲道惑人之甚也夫子作春秋記特之災異未嘗言其應者以天道之難言也漢儒何言之異乎董仲舒則守公羊之陋劉向則本谷梁之拘至其子歆又主左氏之妄以三家之說分配洪範五行之災異而京房睦孟夏侯勝谷永之徒又從而翼之悲夫漢儒之說勝則春

秋始牆昧洪範九疇僕斁矣劉氏之傳曰田獵之
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農民農時則木不曲直引
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氷為證劉向以陰氣
脅木為僑如公子偃之應歆以為上陽施不下通
下陰施不上達武又以為魯侯執辱之異又以為
甲兵之象吾不知何者可信又曰弃法律逐功臣
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引春秋戚十四年
八月御廪災為證向則曰夫人有淫行也歆則曰
弃法度无礼之應也仲舒則曰君臣俱惰也吾又
不知何從若是之類皆妄相牽合戾經反道甚矣

此元足論也又以木不曲直則皃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能常之則其福為攸好德五行皆然是以五事上配五行下配五福六極六極不能當於庶證又有厥咎耗厥罰常陰之說此又惑也夫箕子之言九疇自五行至五福六極固不能元先後緩急之序首以五行者以天生五材闕一不可一日而无五行則人不能以自生何暇論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以至五福六極乎故曰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言九疇始於五行五行本於水水性失則五行

汩乱五行之性失則九疇无序矣謂九疇以五行為重可也而謂九疇皆配合於五行則非也九疇之相配惟五事庶證而已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以人時上應天時經則明言之矣其他皆无相配之理也五行之於五事亦自不相涉況及其他乎先儒以皃配木以言配金以視配火以聽配水以思配土漢儒之說配也非箕子意也若出箕子之意則五行必先木以當皃次金以當言次火次水次土以當視聽思又必如是證有肅又謀哲聖之言五行乃先水

次火次木次金次土殊不知五事同序又元肅乂哲謀聖之言必欲配之者強配之也曾不思箕疇次八曰念用庶證謂之庶證則直為五事之證驗與他疇不同也若夫五行自五行八政五紀自五紀三德自三德稽疑自稽疑何證驗之有乎苟以五行皇極五福六極皆合於五事則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亦可強合之乎知彼之不可而惟此之求奚箕子之意明矣近世蘇子知劉氏之失立論以非之是矣而其自為説則又以理五行資五事正五事頼於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節五

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比亦不可也五行之用特已於九疇何以能含羅九疇乎五事之在人无与於五行何以能檢御五行乎皇極之道凡天下事皆欲歸之八政三德之類亦然言惟裁節五事而已哉乃欲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未見其可也且謂皇極之建凡九疇皆序亦可矣若皇極之不建者不知木何以不曲直金何以不從革土何以不稼穡至於六極之中生而抱病謂之疾狀皃醜陋謂之惡勢力孤寡謂之弱比皆出於天命非人所為也今以皇極不建

五事不當五行不順乃使人疾使人惡使人弱者有是理乎故夫蘇子之論正与五行傳卞而未免五行傳之惑也誠使劉氏之傳舉而焚之不為後儒惑則九疇之義昭昭矣

旅獒

召公因此陳戒

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遣獻其大犬其名曰獒於是太保召公因陳戒史叙其事 正義

本朝 孝宗皇帝淳熙八年臨軒策士書旅獒以賜焉 聖意深遠矣

金縢

叙周公之請命

趙商問鄭元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為玄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義子不忍嘿尔視其 歔帰其命於天中心則然欲為之請命若君父之病不与請命其孝忠之心也然命有定分非可伐也周公為此者自申臣子之心耳

大誥

周公攝政東征

武王既崩管叔蔡叔與紂子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又
及淮夷共叛周公相成王攝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
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正義

微子之命

命微子代商後

成王既黜殷君之命殺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武庚為
殷後為書命之正義

康誥酒誥梓材

周公因事分戒

成王既伐叛人三監之管叔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

叔為衞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為器為善政以結之 正義

康誥簡編脱誤

康誥者成王既伐管蔡之後乃以商之餘民封康叔則知康叔封於黙商之後考洛誥云朕復子明辟則知洛邑作於復辟之時相距五載今觀康誥之序云乃云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与封叔之意不續蓋此篇之序即洛誥之序也經秦火之餘簡編脱盡序書訛

件可知矣

召誥洛誥

欲居洛邑為都

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与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為戒 正義

告以居洛之義

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

之書孔安国注

多士

以王命誥衆士

成周之邑既成乃迁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无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迁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此衆士言其須迁之意正義

無逸

此以所戒名篇

成王始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无逸即以

所戒名篇 正義

唐宋璟寫无逸為圖　本朝仁宗命書无逸于屏閒皆此意也

君奭

六臣不及傅説

君奭鮮召公疑周公也六臣不及傅説者夲自古佐少主之類决召疑也當是時嗣君尚㓜且不主事二叔流言四國已惑同志並立召公一人而已尚且不悦為周公者謂之奈何故曰戒湯則有伊尹太甲有阿衡太戊時有伊陟臣扈祖乙有若巫賢武丁有若

甘盤皆鮮召疑也如傳説者非輔少主之類故曰余

舊李子甘盤

君奭之書李者惟見序有召公不説之言者有汝有合哉之語則皆以為召公疑周公召公聖人之徒也不疑周公於四國流言之際而疑周公於像辟之後有是理耶司馬迁作史記燕世家且曰成王幼周公攝政因践祚召公疑之乃作君奭此尤繆也君奭書乃周公後辟之後二公為師保之時何得云亦乎夫召公之不疑周公漢儒或能言之矣然其自為説則又未得也孔頴達曰周公既攝

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是以召公不悅周公之留也王氏曰習文武至治之後則難為繼成王非有過人之聰明則易以壞以易壞之資任難繼之時此召公於親政之始有不悅也蘇氏曰伊尹既復政而告歸周公不歸故也如王氏之說則是召公以成王聰明不足難与有為豈聖賢之意乎如孔氏蘇氏之說則是周公不知以禮進退反使召公欲其告歸又且不免聖賢之有疑也予皆謂不然熟讀君奭一書元召公憂成王難与共治之事亦元召公欲周公告去之意然則召公之不悅者非

為周公也自有所不悅也夫召公自有之所不悅何也召公相文武成王三世矣至成王能自為政召公之年已老矣而復尊以師保之任方功成身退之時而加以莫重之寄雖成王之所眷注周室之所倚賴爵位日隆任責日重非召公所樂也况召公已封於燕身留相周而不得優游於国不悅之旨蓋為此尔是以周公勤勤作書以留之蓋不以寵利居成功者人臣去就之節忘身徇國爱君不忍去者大臣始終之義召公之欲告老雖得去就之節未可以為忘身徇君之義此君奭之書所

為作也始則曰周雖受天命而天命不可知昔者商有天下賢臣若伊尹伊陟巫咸之徒皆終始盡忠不去王室故謂之率維茲有陳保乂有商是以商多歷年所也至周文武之時號叔閎夭之徒既昭文王於前又昭武王於後亦如商之世臣也今予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之時不可以位尊責重不樂留此而異前世之臣也故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謂老成之德若不降意少留則不能致鳳鳥之瑞矣既又告之曰前人命汝作民極使汝明勉偶王汝其敢忘之乎及其終又曰惟

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言汝獨知民德不可徒盡臣節於初而不能成其終宜敬汝之治戒而後可也深玫一篇之義元非周公以大義留召公釋其不悅之意欲与同濟成王也周公自以為成文王之功于不怠雖海隅出日之地皆率俾之豈容召公告去乎觀此則君奭之書為留召公而作非召公不悅周公可知矣知此理則一篇之義昭然矣若謂召公以周公當去職則耇造德不降之言乃謂周公自謂也可乎至於命汝作民極惟其終之言何謂耶故曰召公

自有所不說尒非周公也其後周公沒召公相成王至康王即位嘗為太保永介圭以授王則召公終老於王室雖有燕之封而終不得就國与周公之魯同也豈非以周公之旨不可忘耶嗚呼深味君奭之書大臣愛君之義尽矣

蔡仲之命

封蔡仲為国君

蔡叔与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因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位封為国君以策書命之 正義

多方

稱王命告天下

成王歸自伐奄在宗周鎬京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咸告天下諸侯正義

立政

左右最須得人

周公既為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

歷言此官㣲言而歎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正義

周官

周家用人之法

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群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誥群臣使知立官之大㫖也正義

顧命

顧命都陳喪禮

孔子觀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則删爲百篇故

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礼劉子元史通

康王之誥

古文合於顧命

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正義

畢命

康王命作冊畢

康王命史官作册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别民之居里

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史叙其

事作畢命正義

君牙景命吕刑

辨韓愈譏穆王

夫子定書自成康之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景吕刑

三書使後世觀書知其用人与其訓刑之際如是

明審可知穆王之為人不墜文武成康之風烈矣

及觀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乃曰偃王君國子民

待四方一出於仁義時周穆王无道意不在天下

得八龍騎之西巡宴王母之瑤池歌謠忘歸四方諸侯之爭卞者无所資至咸賓祭於徐贄五帛死生之物于徐庭者三十六國穆王聞之懼命造父御長駈而帰伐徐偃王北走鳴呼如退之之說則夫子所書穆王之書可以廢而无傳究其所以乃退之恃才矜慱輕信異端詭說厚誣穆王也夫乘八駿騰王母出於列禦寇謂西極之化人請穆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上乎中天既而王說不恤國事肆意遠遊乃至巨蒐氏之國又升崑崙之丘以至于瑤池此特禦寇假托謬悠之言以神仙

之術與謂黄帝不親政事夢想華胥之事同莊列寓言大槩詭恠如此後左氏不之察乃因其說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迹焉妄者又作穆天子傳以廣孟浪之說此退之所爲棣也夫以列子謂穆王好神仙不恤國事為可信則謂黄帝不親政事亦可信耶以穆王宴淫泆爲可信則黄帝至華胥亦可信也退之名爲信吾道排異端者也而又溺於異端不已陋乎且其言謂偃王能行仁義愈非也周室在上偃王誠知仁義者豈敢斷諸侯之爭辨受三十六國玉帛之贄乎信

一迂怪之說而矣夫定書之旨立徐偃之偽名誣
周王以大惡退之一碑之失百世不能贖也今觀
穆王三書其命君牙為大司徒則自謂守文武成
康之遺緒其心憂危若蹈虎尾涉春氷必頼股肱
心膂為之翼也其命伯冏為太僕正則自謂怵惕
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諛厥后自聖
之言非惟見其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飭躬
畏咎也其命呂侯以刑也則歷告以謹刑罰恤非
辜雖當耆年而其心未嘗不在民反謂之意不在
天下何耶使穆王作二書皆元實之言所任之人

亦不當則夫子不取之也夫子存其書則君牙伯冏呂侯非妄人穆王非不恤国事之主明矣當是之時君臣如此而徐子僭王已謬矧又受諸侯之享乎今之世儒有讀命伯景為大僕正者則曰穆王好馬故也讀呂刑王享国百年耄荒則曰王老而荒怠故好游也盖列子之說傳為左氏以及於韓子信韓子之說必至於此也㩀書曰王享國百年耄言時已老矣年雖老而猶荒度作呂刑以詰四方正見王之不怠也荒度之義与荒度土功同若果既耄且荒何暇訓夏贖刑乎予病世人毀訾

失寔不得不為之辨

文侯之命

平王命晉文侯

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孔安國注

費誓

見周王之迹熄

文侯之命明周道不繼也猶商之有伊訓乎猶夏之有五子歌乎東遷之始命也黍離東遷之後詩也止於文侯之命顕平王元可紀也降黍離之詩夷平王

為諸侯也言諸侯有善亦可記故以費誓鑒之若曰平雖為侯亦元善紀夷之元閼也故費誓見周王之迹熄也周有子孫豈容費出哉故曰王者迹熄也周本也魯支也秦異也本不繼則支繼之支不繼則異繼之異姓出本与支俱絕也本古之王子也後之帝子也支古之同姓也後之宗室也異古之庶姓也後之權臣也亦如後世未有帝子則留心宗室不可使權臣出也噫漢也唐也能鑒于此曹也朱也又何出邪

費誓列帝王之書名倖之不正也譏魯不當用天

子礼樂、云尔礼樂者天子所以尊也而授諸臣適啓其僭也唐高郢曾議論之悉也曾父母之國不當名識之故備書其事於詩書春秋俾後賢自白其宜与否也其在詩則偏魯頌於周頌商頌之中篇首必曰頌其公頌其事異於它頌者盡稱頌者不宜頌也如春秋傳所謂立者不宜立也作者不宜作者之類尔民生於不足也郊祭礼之本也舞与頌樂之文也而皆僭爲成王啓之也因而僭天子之号令其過大哉誓者天子出師之号令也

秦誓

見周衰而秦僭

平王而下誥命絶久矣周之號令不行於天下名位存而已秦穆公西夷之國也乃能悔過誓衆作秦誓焉是三代之誥誓王朝所以令天下之文周不能有之而秦僭焉夫吳楚僭稱王徒切其名號尔不過榮於外焉春秋尚夷而秋之况秦穆公遂切為帝王誥誓之文其志可量哉聖人見其微則防其著思其漸則憂其大履霜之不禁堅冰不期也濫觴之不支襄陵難遏矣設因有明王復興悟孔子之戒消堅冰於履霜堪襄陵於濫觴防微不至於著杜漸不及於大

立制度以誅僭竊後世安有稽首歸秦者哉故曰有傷焉有戒哉

世儒疑秦魯之誓僖公之頌論其德則非聖人言其位則非天子比世儒不得不疑然聖人之心是亦元可疑也而疑之者過耳夫聖人之删詩書將以垂法於後世所以垂於後世者莫若立言之深切着明尚其言之善足以為法於人則位雖卑德雖薄何害其言之善乎尚其言之不善且或元言可録則雖桀紂之位貴為天子子弓之賢亞於聖人不聞有言可法於後世然則詩書之所録何必

待其德与位哉昔秦穆公不用蹇叔之言一戰於
殽而敗績歸而有悔過自新之意魯伯禽牽三郊
三遂之兵征伐徐夷有藩屏王室尊事天子之心
魯僖公復周家之宇修姜嫄之廟大泮宮之制養
四種之馬而又君臣相得以至時和年豐當時賢
臣作為歌詩以頌其德是皆有美言善道可為後
世之法列之詩書之末不亦宜乎至若宋之頌乃
商家祭祀宗廟之樂歌耳正考甫得十二篇於周
之太師至孔子編詩之時所存者五篇而已非宋
公之頌也又何足置疑於間哉

總論

辨論三墳五典

辨論八索九丘

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三墳言大道也䟽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左氏䟽賈逵云三墳三皇之書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礼之為人防尒雅云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礼三礼天地人之礼也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書序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五典言常道也言帝王之道可以百世常行

故曰言常道也賈逵云 五帝之典延篤言張平子云五帝之常道馬融說五行也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於其義也疏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孔子贊易道以黜八索賈逵云八索三王之法延篤言張平子云八索周礼八議云刑索空空設之馬融云八卦書序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疏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以丘聚也義如丘山故為聚左氏或謂之九區域義亦通也孔子述職方以除九丘 賈逵云九丘九州

七國之戎延篤言張平子云九丘周礼之九刑丘
空也亦空設之馬融云九丘九州之數也昭十二
年楚左倚相趍過靈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
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疏云此諸家言者各以
意言皆无正驗杜預所不信故云皆古書名春官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
達書名于四方鄭玄筡注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
典若堯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
使四方之書之文字得能讀之疏廷叔堅馬季長
所說不同惟孔安国書序觧三墳五典与鄭同尚

書序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辨論典謨誓命

帝之書曰典臣曰謨正也王之書曰誓臣曰命變也正以首之變以次之明變前之正也典常也謨明也事不常則誓之期衆信也臣不明則命之期勉衷也堯舜二典百代君之首也臯稷二謨百代臣之首也皆正書也其猶易之有乾坤乎乾坤正易也甘誓顯帝正始變也以其父受舜禪不典而誓乎湯誓繼夏之變也以其去舜未遠而可復乎泰誓明繼商之變也以其父僭舜而子繼湯乎其猶易之有屯而下乎

也而下變易也然二帝君臣之用至三代俱變乎三代君臣之用視二帝不復乎時

何周无宣王書

書无宣王之書猶詩无穆王之詩也宣在詩而爲中興穆在書而爲中興何謂也書自秦誓而下武王治時之政也詩自關雎而下凡有四始者文王造治之法也武王治時之政至昭王以來衰矣由穆王復之書存君牙景命者罪昭王也文王造治之法至厲以來衰矣由宣復之詩存六月采芑車攻者罪厲王也故宣也法而穆也政幾幾乎文也武

也嗚呼三代王政由穆而後不繼矣三代王政由宣而後不繼矣誰懲乎漢也鑒漢者雖百世可知也

書大旨在時中

虞夏商周之書不知幾千万言今欲撮其揔要而求聖人用心之指歸是果何在乎余將一言以斷之曰時中而已夫當其可之謂時是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為天下國家而孔孟之所以修身行己也唐虞以時中而揖遜故三聖授受而天下不疑湯武以時中而征伐故桀紂放弒而天下不怨堯舜之

与賢時中也夏禹之与子時中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仁之時中也辟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此周公之時中也孔孟得此書之旨故孔子之時中見於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之時而孟子之時中見於或召而不見或千里而見或去或不去或受或不受之時夫聖人傳心之法本元二道當其時之可要之不失吾中道而已

九經疑難卷三